

同名电视剧根据万方中篇小说《华沙的盛宴》改编

空巷子

明白了生活的真谛，那个男青年在大起大落的迷茫中走出了一片自我天空，那场预谋成就了一段幸福的婚姻，也许这就是所谓的「福兮祸所倚，祸兮福所至」！现实生活何尝
许多的家庭就是在锅碗瓢盆中寻找到了幸福的小路。一部《空巷子》浓缩了那个时代中人的欢笑和泪水，也道尽了他们的故事。西北棉纺厂，风流韵事的集中地……一个中
一对夫妻的平静生活，一个谎言蒙骗了两个女孩的青春，一个误会毁了一个有为男青年的大好前途，而一场预谋的奸情却如愿以偿。然而，那对青春少女在经历了爱情的蒙
却结下了真挚的友谊，那对中年夫妻在唇枪舌剑的「醋坛子」里明白了生活的真谛，那个男青年在大起大
就是所谓的「福兮祸所倚，祸兮福所至」！现实生活何尝不是如此，许多的家庭就是在锅碗瓢盆中寻找到了幸福的小路。一部《空巷子》浓缩了那个时代中人的欢笑和泪水，也
们的故事。西北棉纺厂，风流韵事的集中地……一个传言搅乱了一对夫妻的平静生活，一个谎言蒙骗了两个女孩的青春，一个误会毁了一个有为男青年的大好前途，而一场预
情却如愿以偿。然而，那对青春少女在经历了爱情的蒙蔽和背叛后却结下了真挚的友谊，那对中年夫妻在唇枪舌剑的「醋坛子」里明白了生活的真谛，那个男青年在大起大

同名电视剧根据万方中篇小说《华沙的盛宴》改编

空巷子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样-书

上海辞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空巷子/萧矛,郑凯南编剧. —上海:上海辞书出版社,
2008.10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553 - 6

I. 空... II. ①萧... ②郑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26144 号

责任编辑 朱志凌 崔 弦
装帧设计 陆素义

出版统筹 上官消波

空 巷 子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、发行
上 海 辞 书 出 版 社

(上海陕西北路 457 号 邮政编码 200040)

电话: 021—62472088

www.ewen.cc www.cishu.com.cn

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89 × 1194 1/16 印张 18 插页 1 字数 259 000

2008 年 10 月第 1 版 200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26 - 2553 - 6/I · 91

定价: 25.00 元

如发生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联系电话: 021—65842745



以为会淡忘

但事实上从来未曾褪色的记忆，

这一切的一切，

在蓦然回首的某个瞬间，

华沙甚至仍能听到那已经消逝的空巷中

久久回荡的喧嚣和热情，

嗅到那些氤氲在岁月空气中

青春的特殊味道……

不管岁月如何流逝，

对于华沙而言，

十七岁那年的夏天

似乎永远都像发生在昨天。

那些青葱的岁月，

那些时光的剪影，

那些亲情、友情和爱情的盛宴，

那些珍藏心底，

编剧:萧 矛 郑凯南
总策划:郑凯南 袁春雨
统筹:梁艳萍 陈 莉
剧照摄影:王力强

文学策划:周 蓓

责任编辑:朱志凌 崔 弦
装帧设计:陆素义

出版统筹:上官消波

《空巷子》电视剧
根据万方中篇小说《华沙的盛宴》改编
出品单位:
深圳市万科影视有限公司
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节目分公司

《空巷子》小说
由深圳市万科影视有限公司独家授权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辞书出版社出版

本社常年法律顾问:
上海金茂律师事务所 阮国英 刘申荣律师

空巷了

第一章

1

华沙第一次见到齐乔，就是在1980年代初那个流火的夏天。

细细回想起来，齐乔来到华沙世界里的那个夏日黄昏，和平时并没什么两样——照常下课，照常放学，他们照常组成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从巷子的深处齐涌出来，骑车的学生们用力按着车铃。混迹在这支队伍中的华沙，背着书包惬意地坐在陈大明自行车的后座上，一手揪着他腰间的皮带，一手拿着冰棍吮着，双腿悠然地晃动。十七岁的华沙扎着那个年代特有的两只小辫，一种挺特别的爽朗劲笼罩在她的眉间，让这个平凡的女孩子颇显神采，夕阳的余晖挥洒在她英气的脸庞上，一脸的无拘无束。

陈大明像踩风火轮般地使劲蹬着自行车，单手扶把，另一只手握着一把口琴。每个小的段落一完结，他就吹出一溜调皮的下滑音，使得这支浩浩荡荡的队伍更加得意忘形。陈大明高高的个头，皮肤黝黑，端正的额头配着挺拔的鼻梁，不吹口琴时，微微上翘的嘴角时常会露出不羁的笑容。

当又一个调皮的下滑音响起时，坐在陈大明自行车后座的华沙情不自禁地舒展自己的双臂，那一瞬间心底的快乐，就像陈大明的飞鸽牌自行车车头上拴着的那条红绸带一样，在清爽晚风中尽情地享受着！

不经意间，这个浩浩荡荡的自行车队慢了下来，华沙探头向前张望，只见一辆搬家

的大卡车停在了巷口，堵住了放学的车队，好几个人正从车上往下忙碌地搬家具行李。

“听我爸说，这两天医务室要新来个女大夫，没准就是这家吧！”华沙歪着脑袋想了想，捅捅陈大明的腰说道。她话音未落，陈大明已经停下了自行车，一脚撑着地，像发现了新大陆般道：“哎，马华沙，人家的东西怎么搬到你家的院子里去了？”

华沙连忙跼起脚使劲地看了看，神情突然紧张起来，手里的冰棍“啪”地掉到了地下，她顾不得再说什么，跳下陈大明的车就往巷口跑去。

2

“华沙，你来得正好，我正要找你去呢！”华沙刚奔进院子，就被父亲马永山喊住。华沙看着院子里已经放着的几件旧家具，急切地问：“爸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”马永山吃力地放下正抬着的矮柜，抹抹满头的汗道：“厂里医务室不是从北京调来个大夫吗？可你知道眼下咱们厂的房子特别紧张，调来调去也调不出来，所以……”

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华沙就大叫了一声：“不——”马永山被她的尖叫声吓了一跳，赶紧摆手道：“哎呀，听我说完嘛。人家大老远地来，总不能让人家母女俩睡在马路上吧？”“她爱睡哪儿睡哪儿，我管不着！”说着，华沙转身堵在自己小屋的门口，“我反正不搬！打死我也不搬！强迫我就是不行！”

“谁强迫你了？我是跟你讲道理。爸知道你委屈，爸也不想让你搬。可委屈归委屈，不搬不行。听话，钥匙给我！”马永山的声音严厉起来。

华沙哆嗦着嘴唇，突然“哇”地一声哭了起来，不甘心地从兜里掏出钥匙，狠狠地扔在地上。马永山拾起钥匙叹了口气，拦住华沙，声音缓和下来：“去，进屋把你的东西拾掇拾掇拿回去！”华沙咬着嘴唇，径直冲进屋里，一边哭着一边发泄般把衣服、文具、书、抽屉所有的东西都摔在床上……

正收拾着，父亲爽朗的笑声突然从院子里传来：“乔大夫，你可来了——”华沙不禁抬头从玻璃窗朝外望去，只见一名穿着军装，打扮素净却窈窕动人的中年女子急急走进院子。华沙一怔，只觉得，那美丽有种说不出的似曾相识。这女人真好看

啊，乌黑的头发高高地盘在头顶，瓜子脸，精致的五官，虽然眼角还是留下了岁月的痕迹，但微微一笑，整个人就像花儿一般温柔绽放。在华沙原本熟悉的世界里隐藏着些许难以言传的危险潜流，事实上，在许久以后，华沙才回味出那是属于父亲和母亲之间某种暗战的气味，隐秘而源远流长。

马永山大步朝那个女人迎上去，两个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半天没有松开。马永山带着无限感慨道：“小乔，你没变，还是那么年轻！”那叫小乔的女人同样感慨地笑道：“你也没变啊，一点都没胖！”

马永山被一种别样的神采笼罩着，目光停留在乔小昭的盘发上：“嗯，好好，两条辫子还在，就是盘到头上去了。”乔小昭有点不好意思地抚了抚鬓角的碎发：“老了，还是老了！几次想剪吧，又舍不得！”

3

“齐乔呢？快让我看看！”马永山回过神来，一迭声地问道，两人终于松开了手。乔小昭笑着拉长声音叫着：“齐乔！齐乔！快过来，见见马叔叔。”

“哎——”一个跟华沙年龄相仿的长辫子女孩，轻盈如蝴蝶般跑进了院子。如果说她的妈妈乔小昭让华沙感觉到一种赌气般的惊艳，那这个女孩的美丽简直让人有点透不过气来，从她亭亭玉立地站在这个院落的那一刻起，陈旧的黄昏院落一下子被映衬得亮堂起来。

“一转眼齐乔都这么大了。”马永山一边摸着她的头，一边哽咽道：“脸盘像你爸，别的地方都像你妈，尤其这两条长辫子，跟你妈年轻时一模一样……”乔小昭的声音也有点颤抖了：“她们大了，我们老了！哎，华沙呢？也让我看看啊。”马永山赶紧召唤：“华沙！华沙！快出来见见你乔阿姨和齐乔姐姐。”华沙眼见躲不过，索性把床单裹成的巨大行李猛地扛了起来，低头快步朝外走去。

马永山一见华沙出来，便道：“华沙，这是你乔阿姨。”华沙用巨大的行李挡住自己，闷闷不乐道：“阿姨好。”乔小昭一点也没注意到华沙的不满情绪，欣喜地拉过齐乔道：“哎呀，也长这么大了。来来，这是齐乔，拉拉手，以后就是好朋友了！”

齐乔甜甜地笑着，她抽出捧着镜框的右手伸向华沙，不料华沙像没看到似的，头一扬，背着她的大包裹，硬从齐乔身边向外挤，巨大的包裹撞在齐乔身上，齐乔身子一退，手里的镜框掉在地上，玻璃摔得粉碎。

“哎呀，华沙你怎么搞的？”马永山见状赶紧蹲下去收拾。这照片大概是齐乔的心爱之物，冲着华沙就叫起来：“你干吗呀你？”华沙毫不示弱：“我走路呢，你没看我扛着包裹有多沉吗？”齐乔更急了：“你走你的，你干吗故意撞我啊？”

眼见两个女孩吵了起来，马永山赶紧打起圆场：“华沙，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”接着他又转身安慰齐乔道：“好孩子，别急，我们家有镜框，我拿来给你装上。”才反应过来的乔小昭也忙不迭地两头劝了起来。

华沙斜眼看看他们，“哼”了一声，扛起包裹转身就走。摔碎的镜框躺在地上，她昂着头跨过那个镜框，心里却没有一丁点胜利的喜悦。

一旁的陈大明正一副心疼惋惜的难言神情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摔碎的镜框。华沙的心再次火辣辣地疼痛起来，她一咬牙，扛起行李不再理睬任何人，径直出了这个院子。

没等她走几步，陈大明便推着自行车追上华沙，伸过手，把她肩上沉重的行李卷接过来，放到自己的车上。这个举动多少使华沙得到了点安慰，但她依然情绪忿懑，“哼，一个破镜框，什么了不起的！”走了好一会，华沙终于挑起了话头。陈大明看看她，笑笑道：“那你也不应该把它打碎呀。”一听这话，华沙急了：“她自己没拿住，能怪我吗？”

“别不承认，你就是故意的。”陈大明语气平静。但这却让华沙越发恼怒起来：“你，你怎么站在那个妖精一边？”

一听“妖精”这个词，陈大明明显地眉头一皱，抬高声音道：“我没跟谁站在一边。我就站在你们旁边，我亲眼看见的。”华沙大怒，抢过陈大明车上的行李卷，大声说道：“你是喜欢上那个妖精了吧？行了，她好，我不好，你拍她的马屁去吧！”

“你怎么逮谁咬谁啊，”陈大明伸手想去拿回行李：“放车上吧，背着死沉的……”

华沙毫不领情，扛起行李卷大步离去，把陈大明甩在后面，陈大明见她一副不可理喻的样子，便掉转自行车头也走了。

4

西北纺织厂厂区和家属区相隔不远，任何绿豆芝麻点大的事，只消一会儿两边就都知道了，更何况是从北京搬来一对像花一样美丽的母女。

“你没弄错吧？”马永山的老婆，也就是华沙的母亲郝兰容匆匆摘下沾满棉花的帽子和口罩，打开箱子边换工作服，边焦急地问道。

“绝对没错！搬家的汽车是黄胖开的，他说新来的人要住华沙的房子，我说那不可能啊。你说华沙那么大的姑娘，老跟你们两口子挤在一起，你们想干点啥都不方便。好不容易分了间房子，闺女走了才两天，你跟老马还没度个蜜月呢……”女工董春花绘声绘色地叙述着。说起来，已经二十六七岁还没结婚，也没对象的董春花，倒不是什么坏心肠的人，但就是偶尔喜欢搬弄一下是非。

郝兰容心头的火腾地就蹿了起来：“简直就是欺负人！前年说给房给房，嘿，调来了个田科长，老马心一软，房子没了！去年钥匙都到手了，嘿，冯工跟他老婆闹离婚，天天睡办公室，老马心又软了，得，房子又没了！今天我非跟马永山这个王八蛋算总账不可！”

“就是！雷锋也不能他一个人学！不过，今天搬来的那个医生可是个大美人，你们老马一见她眼睛就绿了，上前一把就把人家抱起来了……”董春花一路跟着郝兰容往厂办公室走，不合时宜地给郝兰容的火头上添料。

这话一出口，郝兰容倒乐了：“一听就是胡说八道！你要说老马跟人家拉拉手吧，我还能信，你说老马把人家抱起来……我跟老马在一块二十年，都是我抱他，他压根就不抱我。知道吗，老马当兵的时候受过伤，胳膊肘里现在还打着穿钉呢！”

董春花自知失言，忙纠正道：“对对对，没抱，没抱，不过两人那手拉得叫一个紧啊，半天都没松开！”

……

食堂前闹哄哄的人群绊住了两人前行的脚步，厂里的快乐单身汉，三十来岁的电工兼电影放映员和厂临时广播员米献森，正拿腔拿调地大声读着厂保卫科的布告：“……最近一段时期，我厂屡次发生有人趴看女澡堂的事件。这种恶劣行径一旦发现，必定严肃处理。希望广大女职工提高警惕，不给坏人可乘之机；也希望广大职工协助厂保卫科及早抓住这个坏人，保护广大女职工的身心健康……”

“反映多少次了，保卫科就是不重视！哼！”围观的一名女工的牢骚话让原本已经打算要走的郝兰容停了下来，她当即上前道：“怎么不重视了？为这事，我们老马整宿整宿地巡逻，你们知道吗？”那女工一见是郝兰容，赶紧往人群里缩头住了口。正说着，工会主席陈天安拿着一张大红的表扬信走了过来，准备往布告栏上张贴，一见郝兰容立刻笑了起来：“郝师傅，您在呢。瞧见没，表扬您呢！”郝兰容一愣。这边米献森已经又开始拿腔拿调地朗读起来：“细纱车间郝兰容师傅一直以来爱厂如家，急工厂之所急，想工厂之所想。当她得知厂里房源紧张，新调来本厂医务室的医生的住房无法解决，立刻主动提出将不久前分配给她的一间平房转让给新来的同志。这种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精神值得全厂职工学习，特此表扬！”

围观的工友虽然都心知肚明，但仍一齐朝郝兰容鼓起掌来。郝兰容无奈地朝大家笑笑，赶紧钻出人群，一走到没人的地方，脸立刻拉了下来，暗暗骂道：“马永山你个王八蛋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”

“马永山！马永山！你出来！”一回到家，郝兰容就放大嗓门叫了起来。但让她没想到的是，门一开走出来的却是副厂长刘永桃：“兰容啊，我正要登门感谢你呢！你真是救了我的急呀！什么叫雪中送炭啊？你这就是雪中送炭！我刚才还跟老马说呢，咱们厂要是多几个像你这样的好职工给厂里排忧解难，咱们厂就有希望啦！”一听这话，郝兰容就知道自己又让好话给下了套子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乔小昭从屋里走了出来，后面跟着自己的男人马永山。

这边刘副厂长继续打着哈哈：“兰容啊，这是新调到咱们厂医务室的乔大夫。”当着刘副厂长的面，郝兰容半点脾气也发不出来，只得热情招呼：“乔大夫，这一路辛

苦吧……”

乔小昭紧着两步上前握住郝兰容的手道：“兰容嫂子，我都听说了，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啊！”“什么谢不谢的……眼下厂里不是有困难嘛，应该的，应该的……大老远从北京来的，多不容易啊。咱们这就是庙小了几分，只怕是委屈了你！都收拾好了？还缺点啥不？”郝兰容握着乔小昭的手倒不好意思起来。眼前的女子漂亮得有点耀眼，那说话声音更是温柔得让她有点不习惯，甚至有点自惭形秽——她郝兰容的世界里尽是些咋咋呼呼大嗓门的纺织女工，就像她自己一样。

“兰容啊，你们聊，我先走了，晚上还有个会呢。兰容是出了名的热心肠，老马又是保卫科科长，你有什么困难尽管跟他们说！”说着这刘副厂长就算完成任务走了。马永山悄悄向郝兰容竖了竖大拇指，郝兰容哭笑不得，回头暗中狠狠踹了他一脚。

5

太阳一点点地收着余晖，夜幕徐徐降临。陈大明回家溜达一圈，发现父亲陈天安居然还没回来，不用说，一定还在工会活动室瞎折腾呢。大明咧咧嘴，重新又骑上了车。

陈大明满头大汗地跳下自行车，循着音乐声和朗诵声来到工会活动室，从走廊外面的玻璃窗探头朝活动室里张望——果然，十几名中年女工站成一排，和着手风琴的音乐正在左右摇晃着身体“啊……啊……”地伴唱哼鸣，父亲陈天安和学校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姚兰则站在前面，在众人的哼鸣声中全情投入地朗诵着：

太阳把金梭交给你，月亮把银梭交给我，交给我们新一代的纺织女工，让我们编织出最美的生活……

“姚老师？”陈大明一愣神，原本他想直接闯进去的，这下有所顾忌了。这姚老师是个三十刚出头的老姑娘，课上得好，但为人却颇为刻板严肃。陈大明等了一会终究不耐烦，想了想索性捏着嗓子“陈天安，陈天安……”地叫了起来。

“老陈，你儿子找你呢！”姚兰捅捅陈天安，指指窗外，陈天安还没反应过来，那些女工们倒已经哄笑起来。陈天安无奈地摇摇头，赶紧走出门来，朝着蹲在地上的陈大明抬手就是一巴掌。

陈大明揉着脑袋，呵呵笑道：“爸，你真行，连我们姚兰老师都让你撬来了！”一听这话，陈天安也笑了：“她到底是教语文的，普通话就是标准！”

“行，你好好跟她把关系搞好，她要问你我在家的表现，你就说我干活特勤快学习特自觉，懂吗？省得她没事老在班上吡我！对了，快，给我点钱！”陈大明边说边开始翻父亲衣兜。陈家父子的关系就像哥们似的，大明向来没什么顾忌。“这月还没开支呢，我哪来的钱，就是有钱也都给你妈买书了。再说了，你要钱干什么？”一听没钱，陈大明扭头就走。陈天安在后面叫了起来：“喂喂，你又上哪去？今天你妈要回来，你早点回家把地扫扫……”没等他把话说完，陈大明早已不见了踪影。

陈天安正摇头叹气，那十几名原本在排练的女工已经围了过来，七嘴八舌道：“哎呀，好像又要我们帮忙了吧……”陈天安苦笑起来，姚兰看到这一幕不禁莞尔，提前告辞了。

不多一会儿，那些排练中没什么要紧事的女工便随陈天安一起来到了陈家。“哎呀，这家没个女人就是不行，瞧这乱的！”那些女工一边收拾一边打趣着陈天安，洗菜的、淘米的、打扫的，热闹非凡，反倒是陈天安插不上手了。

已经快五十岁尤其热心肠的细纱车间小组长王师傅，半真半假地开玩笑道：“老陈啊，我真替你犯愁。你说你老婆在省城半个月才回来一次，你就不怕老这么分着，她跟别人好了呀？”陈天安双手一摊笑着说：“我才不怕呢！李瑞眼里除了书和图纸，就看不见别的。她是工农兵学员的底子，生怕在设计院赶不上别人，工作起来简直是玩命。”

话音未落，好嚼舌根的董春花立刻接口道：“哟，她总不回来，你一个大男人老这么素着，她就不怕你跟别的女的好了？”陈天安赶紧摆手：“别，别，除了你们这些合唱队的，我哪儿还见过别的女的啊？”满屋的女工都笑了起来。

“什么事这么乐呀？”陈天安的妻子李瑞笑吟吟地提着行李袋进了屋。刚刚四十出头的李瑞，戴副眼镜，容貌秀丽，但神色间常常透着点疲倦和抑郁的距离感，让她显得颇有点不好接近。

“哟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，我们正说你呢！”几名女工一起笑道，虽然她们和陈天安都闹熟悉了，但看到李瑞立刻拘谨起来。倒是王师傅心直口快：“说你和老陈也不调到一块儿，老这么分着算怎么回事呀？老陈说他想让你回来，就看你了。”

李瑞笑着也不接话，从包里拿出一包糖：“王师傅，叫大家吃糖——大白兔奶糖，咱们这没有的。”陈天安见状赶紧抓糖分给大家：“来来，辛苦了，大家吃糖。”女工们剥开糖纸，埋头安静地吃糖。过了两三分钟，还是王师傅一边咂着糖，一边开玩笑道：“难怪李瑞不愿意离开省城，也是，连糖都比咱们这儿的好吃！姐妹们，咱们走吧，给人家两口子腾出空亲热亲热！”

那帮女工一走，李瑞脸上的笑容立即消失，皱眉道：“跟你说了多少遍，以后别弄这么多人到家里来，我嫌吵。”陈天安看看她的神色，赔着小心道：“人家知道你今天回来，好心来帮着收拾屋子捎带做饭的。”

李瑞一边从挎包往外拿书，一边仍旧皱眉道：“我再说一遍，我嫌吵！”陈天安也不多说什么，赶紧到厨房拿菜刀切起菜来。

听着厨房里传来的响亮的切菜声，李瑞的神色从厌烦到克制，再从克制到厌烦，几经反复，最后终于忍不住隔着房间不耐烦地喊道：“你看，我都说第三遍了，我嫌吵！”陈天安愕然地从那个简易的厨房里探出头道：“那……总得吃饭呀！”李瑞没好气道：“我没什么胃口，就想回来安安静静看会儿书，你能不能到食堂买一点？”

“那好，我去买饭。”陈天安不再多说什么，叹口气拿着饭盆出去了。李瑞翻了几页，看不进去。她双手撑着下颚，看着对面墙上跟陈天安的结婚照片，出神了好一会，半天才慢慢站起，从带回的挎包里掏出几件换洗的衣服扔到洗衣盆里。

就在这时，陈大明匆匆进来，一进门看到李瑞便说：“妈，你回来了，能不能给